



賴西安

42. 8. 24 生

台灣省台中人

政治大學畢業

■經歷／

教師、編輯

■現職／

專事寫作

■作品／

「屏東姑丈」、「迷信狀元」、

「博士、布都與我」等

沈大夫的花房晚餐

—— 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賴西安

養了這幾年蘭花，有小小心得，有些花種讓我費心力，卻老是長不好，倒是有些不放心的，自己開得挺好。我想，把那幾盆捧心蘭給移去後頭……

1.

大清早，電話鈴鈴叫。

我前一晚剛載了一家客人，到彰化山區探視他們關禁閉的寶貝兒子，夜半才回來，倦怠得很。我拉了棉被，矇頭又睡。

老婆聽過電話，精神旺盛，「沈大夫邀我們去吃晚餐咧！要全家都去，說是熱鬧些。準六點半，在什麼花房子，是外頭的餐館嗎？」老婆湊在我耳朵說話，哈得人一身癢，這還能睡？「是不是沈大夫過生日，要不要帶個什麼禮物去？你看我要不要先去做個頭髮！」

沈大夫的生日在年初五，還有三兩個月，這不是。我幫沈大夫開車二十年，他從來沒邀過吃頓飯，這可特別了。難不成他家老大和老二從美國回來，要我去湊熱鬧，兼打雜？我坐起來，點了根菸，卻給老婆一把搶走，「大清早，抽什麼菸！你說我要不要去？怕沒行頭穿咧。」

「免緊張啦，又不是去赴國宴。沈大夫說在他家花房？他怎麼捨得開放，不怕他那些寶貝蘭花給怎麼了。」

我是有些想不透，這種當天邀約吃飯，該是臨時起意居多，不過，大清早來的電話，又像慎重其事。

沈大夫這人說話，向來沒頭沒尾的點到為止，他指明要在他那座門禁森嚴的花房聚餐，這有意思了，花房晚餐，是人家老外才有的雅興，他什麼心情，也學上了？

2.

這事，想想略有蹊蹺。看我老婆當真，我也給染得有些緊張。

我和沈大夫，沒什麼親戚血緣，論緣份，卻比他一夥親友要親稔。看吧，這二十年，誰陪他最勤？那些來來去去的醫生、護士別說，就算沈大夫的三個兒子，也沒我來得近。

兵役退伍的第二年，我在濟仁醫院開盲腸，是沈大夫親手操的刀。

我這個人，生來勞碌命，閒不住的，要我天天躺病牀，不如將我捆綁住。第三天，我就捧著肚皮，滿醫院晃盪去。

整棟醫院的七樓病房，哪間我沒走過？儲藏室在哪，哪個護士對醫生好，止痛劑擺在哪个樹架？全瞞不了我。

醫院上下，各個都怕沈大夫，有他這個院長在場，老鼠見貓似的，沒一個敢蹲坐、敢出聲。我可不節省，肚皮稍有抽痛或發癢，我直接就上他辦公室去。沈大夫神色再嚴肅，院長的威風再大，干我什麼事？該說該問的，我當然找他去，誰教他是開刀子的。

醫生和護士們，看到我到處巡迴參觀，叫我是督察專員。聽說我和沈大夫對談如流，而且平安無事，他們一則懷疑，一則擔憂；「沈大夫好幾年沒站手術台，代理動刀就碰到你這樣的患者，他脾氣不好，你小心把他惹火了；過兩天拆線，讓你多痛一下。」

我到處巡迴參觀，也在各護理站，受醫師們的要求，展示我那「縫得真漂亮」的下腹傷口，聽他們說沈大夫的寶刀未老。住院的一個禮拜，我成了沈大夫的特別患者，再加上我們在各病房巡視的碰頭次數，熟到後來，沈大夫在迴廊轉角，光聽見腳步聲，都知道「又是你跑出來了」。

想是有緣吧。辦好出院手續那天，下大雨，在醫院停車場遇到沈大夫。他要趕去台北開會，車子卻出了毛病，動不了。我那輛新開的計程車，正好和他的朋馳併排，沈大夫看到我像看到救星，我就這樣載上他了。

做為他停刀四年後的第一個患者，沈大夫是對得多照顧了些，而他會要我計程車頂掉，當他的私家轎車司機，和那趟大雨中的路程，我的駕駛技術也有關係。

兩霧籠罩的北宜公路上，我把九彎十八拐，開得平順。剛出院的人，說話、打噴嚏都不收斂。沈大夫做我的身家調查兼口試，我這個沒大能力，所以做不了大事，也犯不了大錯，有朋馳可以開，沈大夫給的待遇，比照濟仁醫院的實習大夫，我還有什麼好推辭？二十年前，計程車少，但有幾個人捨得坐車？乘客複雜，收入起起落落，沒大志向的人，最

好做穩定的事，我幹私家轎車司機，也沒錯。

就這樣一路開過來，直到兩年前，沈大夫退休了，把院長的職位讓給一個叫什麼仁的醫師接班，我才跟著半歇息下來。

新任的院長，為沈大夫在醫院裡還保留了一間辦公室，但沈大夫一個月難得去坐幾次。我這私家司機，當然也是識相的，在他退休典禮當天，同時自動辭退。

你猜沈大夫怎麼打算？他說：

「小陳，你照舊幫我開車，不必來上班，但是要隨喚隨到，其他時候，你回去開計程車。」

這安排也不算壞，我還有什麼話講？二十年下來，沈大夫和我，不單是主雇關係，感覺比這個要親些。沈大夫的遭遇和心情，他的家人肯定沒我了解得深，如同他清楚我的家庭和脾性，我老婆恐怕都沒他摸得清楚。

我們的緣份，註定該是這般藕斷絲連，沒得完了。

3.

沈大夫退休後，在他那雙層洋樓緊挨著車庫後，找人搭蓋了一幢玻璃屋花房，正正式式地養起蘭花。

從前，沈大夫養蘭，純粹是休閒玩票，一塊塊蛇木板就掛在圍牆邊，想到了，去弄幾下，有時花開了，還是我發現，幫他提進屋裡去。

搭蓋了花房，沈大夫可是下決心。一口氣要人把各種蘭花都送一株來，鐵絲提把上，像人家苗圃展示似的，都掛了名牌，中英文名稱、生長習性、花期寫得密密麻麻；尾瓣拖鞋蘭 (*Paphiopedilum Caudaeum*)、紫蘭 (*Bletia*)、還有什麼蝴蝶蘭、石斛蘭、鶴頂蘭、萬代蘭、飛燕蘭、蝦脊蘭、捧心蘭、董色蘭，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

沈大夫養蘭，跟他做人做事一般，下了心思想做，就得有個模樣。「養蘭就得養到開花，否則，和種草有什麼不同？」他跟我這麼說過。

沈大夫當然是個聰明人，就算七十歲了，還是耳聰目明，看書報不用戴眼鏡，而且怕吵。不了解他的人，說他冷漠、孤僻、驕傲，輕易不向人討教，處處以為自己是權威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沈大夫多功用？單是養蘭這件事，我載他到書店街買書，一次抱回來就二十本。沈大夫關在花房裡，一進去，是大半天，看書、研究蘭花，那種精神，好比做醫學報告。照這樣下去，不出個一年、半載，我看他是可以寫個什麼蘭花栽培論文出來。

說到讀書，我慚愧。

沈大夫自己做學問，愛讀書，也幾次教我去讀個夜間部什麼的。當時，我剛幫他開車，人也年輕，的確給說得有些心動。

「小陳，你再去讀大學，唸個夜間部也行。只要你說一聲，晚上的時間讓你上補習班，補習費你不用擔心，只要你

用功，將來考上了，學費我來負擔。」

想想，生身父母的關照，也不過這樣吧！但是再一想，我自己哪是塊讀書的料子，打從小學，成績總是掛車尾，跟人家湊熱鬧去聯考，擠了個三流學校，還是掛車尾。我看到那些教科書，不知怎麼回事，一看就頭暈，然後生氣，再來就睡著了，屢試不爽，原因不詳。
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幹什麼都行，偏不是正經讀書的材料。有這點自知之明，還是好的，我沒接受沈大夫的好意，想來有些慚愧，但至少比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年年耗費他的補習費，到頭來，見不得人，這是要好些。我硬著頭皮，讓沈大夫再三提示，挨一挨就過去了。他放棄這樁好意，難保不甚愉快，但是我按部就班，幫他開車、幫他料理家庭瑣務，一路是挺帶勁的，他也不好明說我不知上進。

沈大夫家的老大和老二，比我年紀稍小些。那兩個小子，可真是等一等的讀書材料，讀什麼是什麼，好像教科書是他們自己編的，考卷是他們出的。記得有一年，老二要考大學，老二準備考高中，別人緊張地吃不好、睡不著，兩個小子居然吵著要我教他們游泳。

「你是當海軍陸戰隊，怎麼不會游泳？你們陸戰隊不都扛槍游泳嗎？蛙人哪！」

我這海軍陸戰隊哪是正牌的？運輸兵，還不是在陸地來來去去，游泳，是可以浮一點，哪能教人？

再說，這超級大考橫在眼前，大考大玩，他們有信心，但是讓沈大夫知道，他敢不放心？而他們指定要去大里回頭灣海邊，這氣候還不算頂熱，人家海水浴場沒開放，要是有個長短，憑我這半調子的海盜式泳技，自身難保，能救誰？我當然跟他們敷衍，條列了二十幾個理由，包括我的腳氣又犯了、沒有游泳褲、平日少運動、下水會抽筋、到回頭灣太遠，沈大夫隨時要車子，人不在會挨罵……

兩個小子的意志力，得沈大夫的真傳，想到說到，說到就得做到，做到就得做得圓滿。他們幫我找來游泳褲、腳氣藥膏、肌肉鬆弛劑、代我寫字條，留給他們老爸，外加準備了一籃子的吃吃喝喝。

這些行動，驚動了老么蠻子。蠻子比老二小三歲，那年也要小學畢業了，他也吵著要跟去。這小子更機靈，二話不說，準備了自己一套游泳行頭，直接坐上車等候。

他們三兄弟，我老覺得蠻子可愛些。他也是個機靈的孩子，但沒有他兩個哥哥那樣聰明過頭，目空一切的狂勁。他年紀小小，就沒了媽媽照顧，想來也可憐啦，兩個哥哥不寵他，不多讓些，反過來老是召喚去，對他沒好聲氣。沈大夫，大人物有大能力，但偏偏也有小毛病，他沒主持公道，合起來還嫌蠻子一天到晚糊里糊塗，這不好，那不好。其實，蠻子有什麼好挑剔的？漂漂亮亮一個孩子，長得胖壯些，又怎麼樣？人有禮貌，有分寸，嘴巴不甜又怎麼樣？他的功課，和我當年是有得比，成績不好，但是蠻子談話、做事，反應也不差呀！

沒了媽媽，哥哥不愛，老爸不疼，都歸究是他功課不好，沒有正經讀書的能耐。這麼簡單的道理，像沈大夫這樣知書達禮的聰明人，也有想不透的時候。他們怎麼不想回來，沒人疼愛的孩子，身心不平衡，讀書怎會專心，功課怎好得

起來？我不愛讀書，情況和蠻子不同，但是這道理，我想得到。

那兩個小子一見蠻子不請自來，居然開了兩頭車門，一人拉一，一人推，硬要把蠻子趕下車。蠻子兩腳抵著椅背，雙手胡亂拍打，哭叫，「給我去一次嘛，帶我出去玩玩嘛——」兩個那麼大的小子，當作沒聽見，拉扯推打，拖狗一樣，還罵他：「你這倒楣鬼，給你去，把水鬼都招來了。」

這什麼話？哪是老哥對待小弟。我看過他們對待同學，哪一次不是慷慨大方地當凱子，供吃供喝，外加出點子遊樂的。我看得發火了，大喝一聲：

「別吵啦，今天我帶你們出去玩，奉陪到底，但是，蠻子不去，我就不去！」

三兄弟楞住，沒聽清楚似的。我趁著火氣，又叫了一次。當然，我是開車，我不去，他們甯想去，但是，我拿他們的薪水，不過是給雇請的人，身份上總是矮一截，這種拿驕叫嚷的話，不趁三分火氣，還真怕說不溜哩。

我當時的表情，想必是夠難看的，才能以氣勢懾人，把那兩個不體恤兄弟之情的小子震嚇住，乖乖上車，沒敢再去拉扯蠻子。他們臉臭，我管他，有事，回來再說吧，反正，帶蠻子出去兜風玩水，我是帶定了。

孩子們終究是孩子，出去就好了，還沒出市區，他們又各個和我有說有笑。

老二說，至少有十年沒到回頭灣了，「有一年，我九歲，讀三年級，老爸開車，我們全家來過一次。那天，太陽好大好大，媽媽在車上幫我們一個個擦防油，全身上下都擦。一車子都是那種香地味道，害得老爸一路打噴嚏，笑說我們要沙灘烤乳豬。哥，你還記得嗎？」

老大坐前座，聽到了，不吭聲，轉頭朝車外看，把臉撇了過去。蠻子倒喜滋滋說話了，「我記得，那味道好香，爸爸打噴嚏，差一點把車子開去沙灘。」

「你才多大？你記得什麼——」老二要他別亂開口，說他一開口，就沒好話，「到了海邊，有一個人不知死活，脫了鞋子就跳下車，很神勇地跑去沙灘，結果呀，沒兩秒鐘，又沒命的跑回來。你知道這個人是誰？」

「是我！」蠻子趴在我的椅背後，大聲宣布：「那個人就是我，那沙灘好燙好燙，跟燒紅的煤炭一樣，把我的腳掌都燒焦了，跟烤肉一樣香。」

我不禁大笑，老大也給逗笑了。

「傻瓜，你少誇張了，」老二說道：「算你運氣好，你還記得那個傻子就是你。」

三兄弟說說鬧鬧，我第一次看到他們這樣熱絡，雖然鬥嘴罵人，我也任他們說去。兄弟，不就這回事嗎？我橫心一想，反正該沈大夫刮罵的，少不掉，既然出來，就兜它個過癮，玩一次痛快。有事，回去再說。

我問老大，準備考什麼學校，是不是讀醫，將來繼承老爸的衣鉢，回來接掌濟仁醫院？

老大沈了半晌，不說話。老二代他回答：

「我老爸要我們兩個都別讀醫學院。什麼都好，就是不要學醫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他說當醫生太辛苦了，每天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臉，全都是些血淋淋的。工作時間那麼長，一點家庭生活也沒有，現在的怪病又愈來愈多，當醫生是很無力的事。他要我們學工、學商、學美術音樂都行，別再走他的老路。而且，誰也別想繼承他的醫院，他說，將來要把濟仁醫院交給一個什麼基金會去經營，他要歸隱山林、頤養天年。」

蠻子說：「你們不能學醫，我來學好了。」

「憑你，功課那麼爛，你作夢也別想。」

「好了，你們都不要吵，你們都不知道。」老大開口了，他扼著下巴的青春痘，我從反射鏡裡，看見他一臉的凝重，大眼睛垂得低低的，想了想，才說：「老爸有他的苦衷，你們都不知道，他當醫生當得很內疚。他是我們台灣有名的外科醫師，但是，卻救不了我老媽，他心理難過，你們知道嗎？」

亮燦燦的馬路，格外刺眼，我戴上太陽眼鏡，抓緊方向盤，把車速慢下來；兜風聊天，幹嘛開得這麼快？

「我老媽是怎麼死的，你知道嗎？」老大問我。

我怎會知道？從來沒人告訴過我。

「我國中一年級升國二的暑假，有一天，吃過午飯不久，媽媽和蠻子一起鬧肚子痛，蠻子拉肚子，拉了一褲子，我陪他們到醫院。媽媽和蠻子躺在急診室，一直喊痛，醫生們要等爸爸來處理。我爸爸正在手術房為一個車禍傷患動刀子，等他出來，媽媽和蠻子打過止痛劑，叫一陣，停一陣，爸爸檢查過蠻子，診斷他們兩人是吃壞肚子，為他們打生理食鹽水。媽媽就在這段時間被延誤了，等到她盲腸破裂，腹腔感染，發現時，已經太慢了，媽媽的血壓一直降低，一直降低，我在手術室裡看著，爸爸帶著一群醫師來搶救，也無能為力，爸爸自己也哭了。」

一車子靜下來，我把車子停在路邊，就在濱海路的某一處沙灘外，我們沒去回頭灣，在那匆匆著馬鞍藤的坡地，坐下來。

沈家老大，長相、談吐和他好得沒話說的功課，都是超水準的。這種少年才俊型的人，不開口就算了，說起話來，當然頭頭是道。我預計他將來長大，肯定是做什麼、像什麼，到哪裡都是拔尖的，我這預估一點也沒錯，他現在是美國的一個拔尖兒物理學家，不知專攻什麼，沈大夫提到他，總說：「我那老大，今年又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候選人。」總是掩抑不住的眉開眼笑。

其實，他們三兄弟，在我看來，也都是一塊材料，即使運氣壞，不討人喜歡的蠻子，也是。沈大夫，沈家老大和老二，各個都是聰明人，他們該怎麼對待蠻子才公平，這還用得著我內外不分的外人來說？

那天，我們四個人在那不知名的海灘野餐、散步、堆沙堡，在海潮的泡沫間涉足。氣氛不對了，我們的游泳褲沒有派上用場。

沈家老大，在那天說的幾句話，也許，和我當沈大夫的私家轎車司機，一當二十年不走，也有關係吧。

談到沈大夫誤診自己妻子的心情，老大說得寬厚、中肯。「這很難怪誰，誰會故意延誤病情？當時，我老爸也太累了，他在手術室為那個車禍傷患開刀，已經站了四小時，精神不濟。蠻子的確是吃壞肚子，只是誰知道我媽媽的盲腸炎會那麼不巧和蠻子的肚子痛，同時發作？我媽知道自己是院長太太，反倒不敢太勞師動衆，強忍著，才會忍出問題。那天午餐的每樣菜，我都吃過，要是我勇敢一點，不管別的醫師在那裡討論成一團，告訴他們，我並沒有吃出毛病，他們大概會早一點改變診察的方向。」沈家老大還說：「你知道我老爸不再進手術房的原因了吧？而你對我老爸，是個信心的再出發。開完你的盲腸回來，老爸的精神出奇的好，你的手術，動得非常順利，而且，後來你的復原狀況，比其他患者都快，這給他很大的信心。你知道嗎？開盲腸雖然只是個小手術，但是對他的意義非凡，你的健康，是他信心的來源。」

不是這樣的話，讓我一時覺得重要起來。只是沒想到，因為當天的住院醫師急事外出，沈大夫臨時出馬，我竟誤打誤撞地結了一個緣，我的生命活力，能間接讓一名停刀四年的資深大夫提振信心，我糊裡糊塗的開朗，也能安慰一個大夫的心結。人心總是肉做的，我怎麼不感動，怎不多多少少有些「使命感」？

4.

半個多月前，是先總統蔣公華誕前後有一天，也是大清早，電話鈴鈴叫，我正和老婆親熱，興致掃了一半。聽是沈家的老公蠻子打來的，說沈大夫在花房摔斷了腿，正在叫痛，這一聽，我整個人都軟了，趕緊抽出來，拔腿就跑。

說是沈大夫不讓他攙扶，硬要我趕去。蠻子在電話裡哇哇叫嚷，我可以想見他那一頭汗的模樣。蠻子就是這副德性，都三十出頭的人了，遇到急事，平常給他老爸說兩句，就沉不住氣的一頭一臉的冷汗，也難怪沈大夫老在我面前數落他，「蠻子這孩子，就是做不了大事，成不了大器，從小這樣毛毛燥燥，誰看他會放心呢？電子器材行那張老闆，看我們老交情，肯讓他跑跑外務，他一家生活有著落，這都值得慶幸了。」

蠻子自小，我就聽慣了沈大夫在人前人後說他這個、那個，反過來說老大和老二怎麼優秀、怎麼好。早先，我一個私家轎車司機，不好應答些什麼，何況，我老爸在我上任前，特別叮囑過，「當人家的司機，好比那些管家、秘書的，儘管做好自己份內的事，東家的公務、私事，聽到當作沒聽見，知道也裝傻，要是你和人家一句來，一句去的，像個包打聽，你這工作沒三個月，就會給人辭掉。」

我老爸說的，是老經驗的金玉良言，我謹記在心，但是，對於沈大夫說蠻子，我無法硬著心腸，當作不知。

蠻子結婚那天，我帶著老婆、小孩都去了。我知道蠻子的婚禮場面，不會太熱鬧，沈大夫，一張帖子也沒發，而蠻子的同事有幾個、朋友幾個？我是清楚的，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樣。我把我的朋友也邀去，他們不是高尚人物，但各個熱情開朗；我是說，有血有淚的人，才會成為我真正的朋友。

沈家老大和老二，都不回來，他們給唯一的小弟合寄了一張賀卡，一張只有十五個字的賀卡。我不把蠻子當自己的小弟，誰來？喜宴上全都是女方的客人，將來，誰把蠻子當什麼看？

沈大夫是個聰明人，聰明人也有想不通的時候。

我自願充當接待兼總務，我是存心要把場面弄熱鬧些。那天晚上，我存心多喝了些酒，還橫了心，先送蠻子和他的新娘回租賃的洞房，再送老婆孩子回去，讓沈大夫在飯館多待些時候。他嘀咕催趕，我借酒裝瘋，敷衍他，沈大夫是愛面子的人，我擔保他不會當著賓客對我翻臉。

回頭再來接沈大夫時，他氣虎虎地沒等我開門，自己上車，自己碰的關門。我知道他心裡不痛快，有話要說。我就等他帶話頭，我還有一籬筐的話憋著，就等他先開口咧。說是酒氣旺盛也罷，當時，我真是橫心一想，以往他數落蠻子，我哼哼唧唧的沒多說，這一回，我是非說個清楚不可。了不起，我這工作不幹了，話還是要說的。

出奇地，一路上，沈大夫沒開口，連交待我開慢些也沒說。一直回到公館門口，車子進了車庫，燈亮了。沈大夫突然問我：「小陳，你今晚喝了不少，要不要進來坐坐。我泡一杯釀茶讓你解酒。」

我就那樣坐在車裡，劈里啪啦，一骨腦把話倒出來：

「沈大夫，今天是蠻子大喜的日子，我們男方的客人就這麼一桌，你不覺太冷清嗎？老大和老二在美國公證結婚，台北的喜宴，他們人都沒回來，只寄那麼一捲錄影帶在飯館播放，我們照樣席開五十桌，熱熱鬧鬧。蠻子不說，但心裡會怎麼想？」我的嗓門本來不小，借酒壯氣，說得更響亮，而且不打結：「老大和老二，將來還有大前途，我們知道，但是，他們留在美國，不會回來了，你們這父子緣，早在他們出國就淡薄了，將來，還只有蠻子穩靠些，實在一點。」

沈大夫等我說完，沒回半句話，進屋子去了。

我自始至終也沒聽蠻子說過什麼。蠻子的新居，租在沈公館二十分鐘路程的一家自助餐店三樓，他天天慢跑，準六點一刻回老家轉一圈。婚後週年，添了一個小壯丁，沈大夫幫小孫子取名叫效先，蠻子的晨跑，又加了晚間散步，一家三口，回來陪沈大夫坐一坐。

沈效先的眉目，完全是沈家的翻版，才七、八個月大，那機靈的人模人樣，誰看了不想多抱一抱？蠻子說：「效先和他爺爺投緣，哭哭鬧鬧地，一交到爺爺懷裡，他小子竟咯咯笑開了。我老爸有時還會打電話來，要我們抱去給他玩玩。」

沈大夫疼愛孫子，卻寧可自己守著偌大一幢公館，他還是想不開。蠻子沒有亮眼學歷、沒有稱頭的工作，同住一家，客人來了問起，臉上無光嗎？能讓沈大夫引以為榮的人，遠在天邊哪，他們的光，能照得這麼遠、這麼暖？近在眼前的蠻子，實實在在幹一份工作，有什麼丟臉？至少，五、六個孫子，也只有這沈效先抱得到手，是不？

就說那一回，沈大夫在花房摔倒，要不是蠻子定時來探望，他是少不得多挨些皮肉痛。年紀大的人，經不起這麼一跌一摔，痛得格外厲害。蠻子太緊張；忙亂了手腳，其實，沈大夫只是扭了腳踝，閃了腰。

那天早上，蠻子幫我把沈大夫攙扶上車，沈大夫還不放心。那一回，他回濟仁住院，方便是有的，但是那些擦身子、上廁所的事，要是沒蠻子那蠻力侍候，他那六尺高、八十公斤重的山東漢子體型，換了人來，沈大夫都得多嚐苦頭。年

輕的醫師、護士對他這位前任院長，仍客氣三分，全套的檢查、局部熱敷冷療，都盡心盡力，但是，脫褲子、換衣服那件事，反倒又有些不自在。「這一回，多虧是蠻子，他現在做事，是穩重多了。」有一天我去看他，沈大夫對蠻子的電子器材行老闖說：「他那老婆，一個鄉下女孩，也挺懂事的，端茶、削水果、燉了那些中藥來，那黑漆漆地藥湯，我是喝不來的，但是她心意到了。我那小孫子可開心哪，也不知誰教他的，想幫我按摩，我們這沈效先，你見過吧？」

沈大夫肯說半句蠻子的好話，別人怎麼想，我不知，我可開心。

5.

沈大夫邀我們全家，到他的花房晚餐，我這個最擅猜燈謎的人，卻沒猜中他的緣由，除了，我得作客兼打雜。天沒黑，老婆和孩子打扮得像是年初二回娘家。她一身珠光寶氣，老大穿公主裝，老二那一身，簡直像小花花公子。我老婆還依照清單，中午之前就備妥了一些大件小包的不知什麼東西，當等路，要帶去。

我們一家子到了沈公館，沈家裡裡外外亮得像個燈籠，那玻璃花房，尤其亮得耀眼。老實說，這二十年來，我還沒見沈家這等光景，亮得這般喜氣。

蠻子和他老婆出來迎接，堆得一臉笑，「我們就知道你會早來，把燈全開了。我在花房加裝了四盞燈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「沈大夫呢？今天是什麼日子，這樣隆重？」

「我老爸和效先在花房裡玩，還有事要找你呢，」蠻子說：「今天沒事，他開心嘛，找你們一家來聚一聚。待會兒你是有點事，我老爸想把他那些寶貝蘭花換換位置，我動手，他還是不放心，非得等你來搬不可。」

「他真看得起我。是不是還有美國回來的人？」

蠻子大笑！「你問我大哥和二哥？沒有，就只我們這幾個人。」

花房裡，沈大夫抱著效先，兩人都穿得正式。沈大夫見到我來，居然客氣招呼，說歡迎歡迎！

「沈大夫，我來幫你搬蘭花，怎麼個搬法，你交代。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！」沈大夫笑道：「你別聽蠻子胡扯。養了這幾年蘭花，有小小心得，有些花種讓我費心力，卻老是長不好，不開花，倒是有些不放心的，自己開得挺好。我想，把那幾盆捧心蘭給移去後頭，讓他們去高高在上，這些開得好的蝴蝶蘭、石斛蘭給挪到前頭來。你看看，他們開得多好，」沈大夫指向那一排靜靜在花架高處的盆栽，他說：「吃過飯再說。你做事細緻，幫我動手，把它們挪到前頭，我修枝、澆肥方便些，說不定，將來栽培個新品種出來，你在功勞簿上也記一筆。」

「蠻子也行呀，他和我一塊搬，沈大夫當總指揮。」

蠻子聽我這麼說，一時又催促起來，雙手沒處放似的，直扳關節，羞怯地笑著。

「好吧，你這小陳，什麼時候學得這樣計較？」

我和蠻子搬桌椅到花房來。孩子們陪沈大夫在花房裡說笑，花房裡的老少嘻嘻哈哈，笑聲彷彿從音箱裡傳出來，不
太真實，卻是好聽的。兩個女人在廚房裡，也是吱離說話，熱鬧呢！

在車庫前，蠻子突然停下來，雙手撐在長桌上，他說：

「你知道嗎？老爸要我跟房東講，下個月要退租了，他叫我過兩天把東西整理整理，搬回家。」

「哇——」我不禁大叫。

「你別叫這麼大聲，你看這好不好？」

「恭喜你，你們一家團圓了。蠻子，你要發了。」

「你小聲一點行不行？不要老說你家、我家、他們家，我老爸把你我兩家和他，都看成是一家的，」蠻子那張臉，
真難看，要哭要笑的，他輕聲說：「他找你來吃飯，就說是『我們一家人難得在一起相聚』，他沒跟你說嗎？」

「是嗎？」我一時也呆住了。猜想，在蠻子看來，我這張臉，也是夠難看的。「沈大夫，怎麼下這麼大的決定？」

「我哪知道？」

沈大夫是個聰明人，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，而聰明人終究是聰明人，他總會做聰明事，時間或有早晚，但他最後
做的，總是沒錯。

我們再合力扛起長桌，朝燈火通亮的玻璃花房走去。蠻子走得太快，我交代他，「蠻子，別再沉不住氣，那玻璃花房，
門窄，小心給這長桌撞歪。你知道沈大夫難得開放，破了一塊玻璃，他翻臉怎麼辦？」

「沒事，基本上問題不大，」蠻子笑問：「你今晚不想喝兩杯？我帶了兩瓶金門陳高來，一九六七年份的。」

「都帶來了，還問我，當然喝！」我說：「不知沈大夫去了會不會害怕？」

「怎能會呢？」

這沒什麼好說的，我大笑，把一張長桌扛著歪歪扭扭，招得花房門口站了一列小孩和老人。有人問道：

「小陳，什麼事，這麼開心？」

是沈大夫的聲音。

「在花房裡吃晚餐，我是頭一遭咧。燈太亮了，我要關掉兩盞，再來一點音樂，情調好一些。」

「你留點體力吧，吃過飯，還要搬花盆咧。」蠻子說道。他笑得開心，我看著蠻子，居然想哭。真是神經！